
ICANN74 | 政策论坛 — 新 gTLD 后续流程 — 携手合作
阿姆斯特丹时间 202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 9:00 至 10:00

贾斯汀·何 (JUSTIN HO): 大家好, 欢迎参加“新 gTLD 后续流程—携手合作”会议。我叫贾斯汀·何, 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

请注意, 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 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在会议期间, 只有在问答窗格内提交的问题或意见才会被读出。如果您在本次会议期间想发言, 请在 Zoom 平台中举手。被叫到时, 将允许虚拟参会者在 Zoom 中取消静音。

现场参会者将使用会场麦克风发言, 所以请断开 Zoom 麦克风的连接。座位上没有麦克风的人可以使用过道上的麦克风发言。为了方便其他参会者, 请说出自己的名字以供记录, 发言时保持正常语速。

现场参会者可以选择接收器, 使用自己的耳机收听同声翻译。虚拟参会者可以通过 Zoom 工具栏访问同声翻译频道。

欢迎大家使用聊天室。请注意, 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 只有讨论组成员之间能进行私聊。讨论组成员或标准参会者向其他标准参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

注意: 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 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 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下面交给帕特里克·琼斯 (Patrick Jones)。

帕特里克·琼斯：

在此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参加在海牙举办的 ICANN74 会议。我是帕特里克·琼斯，来自 ICANN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

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 ICANN 的面对面会议。而有些人可能在线上参加今天的会议，或者会后再看回放，也可能对参与 ICANN 的政策工作已经很熟练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以参加本周的 ICANN 政策论坛。

今天的会议是我们在新通用顶级域后续流程运营设计阶段与社群互动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看了我们在 5 月 31 日举办的关于运营设计阶段的 ICANN74 筹备周会议。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一个议题，因为团队正在收集有关 GNSO 最终报告的各种意见。

该主题将以可预测性框架为中心，其中包括问答环节，描述该框架如何在未来的通用顶级域轮次中得到应用的情景。

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以混合形式召开大会，在我们进行小组讨论期间，如果有问题，请登录 Zoom，按照远程参会经理的指导，排入会议队列。

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我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来自 ICANN 董事会的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来自政府咨询委员会代表瑞士政府的乔治·坎西奥 (Jorge Cancio)、政策研究和利益相关方项目副总裁卡伦·伦兹 (Karen Lentz)、政策研究和利益相关方项目高级总监迈克尔·卡拉卡什 (Michael Karakash)、后续流程运营设计阶段的 GNSO 理事会联络人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以及 ICANN 战略计划总监克里斯·巴尔 (Chris Bare)。

在我们进行小组讨论之前，ICANN 团队希望向社群介绍一下团队的工作方法，以及 ICANN 组织在运营设计阶段正在进行的复杂工作。

现在，在介绍完这些之后，我想把发言权交给卡伦·伦兹。

卡伦·伦兹：

谢谢帕特里克 (Patrick)，欢迎大家。也欢迎在线上参会的人，非常高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你们。

下面开始我们的会议，先简单介绍一下，确保大家对这项工作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组织目前正在开展运营设计阶段的工作，其作用是采用一套政策建议，幻灯片中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的链接，根据这些建议进行运营设计，包括我们需要哪些资源，会有什么风险，会产生多少成本。其目的是为 ICANN 董事会做出决策提供信息，董

事会需要就这些建议做出决定，指示组织是继续实施这些建议，还是采取其他行动。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谢谢。

这是运营设计阶段的时间线。我们也将其发布在了 SubPro ODP 网页上，该网页也可在幻灯片中找到。

运营设计阶段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的，这里显示了一些里程碑。绿色方框是社群状态更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两次，预计还有一次。这里的箭头指的是 ICANN74 会议。

还有一个最近发生的新情况，还没有在页面上标出来，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起草运营设计评估文件方面稍微有点变化，我们称之为“搁置”，最初估计会在 ICANN75 会议之前发布这份文件，而现在已经推到之后了。我们认为，在有机会在 ICANN75 会议上分享和讨论一些材料之前，结束起草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最后还有一些背景信息。正如我指出的，重要事项以及中间的红色方框是董事会的决定，如果决定继续采用后续流程政策建

议来为另一轮申请建立流程，之后将有许多其他里程碑。这包括起草《申请人指导手册》、组建实施审核小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一个步骤是预先评估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因此，只要董事会让我们继续，就会有許多这样的里程碑。

运营设计阶段的背景就说到这里，下面交给我的同事拉斯·霍夫曼，他将介绍可预测性框架。

拉斯 (Lars)。

拉斯·霍夫曼：

谢谢，卡伦 (Karen)。

好的，我快速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和 PDP 工作组提出的建议，以及截至目前在 ODP 期间围绕这个框架提出的一些考虑事项。

哦，幻灯片切过来了。谢谢，贾斯汀 (Justin)。

先说一些背景。关于后续流程的最终报告指出，2012 年轮次的可预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原因是项目启动后出现了很多变化。考虑到如何将未来新 gTLD 轮次的这种变化降到最低，工作组在其最终报告中建议创建可预测性框架。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贾斯汀。

报告中对该框架的描述是：分析问题的类型、范围和背景，如果是已知的，则分析拟议或所需的项目变更，以协助确定变更的影响和解决该问题应遵循的程序或机制。这是报告中的原话。因此，该框架是一个工具，用于帮助社群了解应该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确定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还有这里的粗体字，框架显然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机制。

请翻到下一页。

这些是最终报告中的一些目标，说明了它不应用于制定政策的事实。该框架是为了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 GNSO 流程和程序。该框架不会确定所提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只是一个工具，用于帮助申请人以及广大社群了解将采用哪些机制以可预测和一致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建议中，工作组建议成立常任可预测性实施审核小组，杰夫 (Jeff)，我相信这是共识性意见，该小组简称“SPIRT”，负责审核提出的问题，并利用可预测性框架来确定解决上述问题的机制。

SPIRT 并不是要取代理事会、董事会或 ICANN 组织的作用，相反，它将帮助促进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以确定适当的机制来解决项目启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实上，SPIRT 应该在 AGB 获得批准并“生效”后成立。在此之前，在实施过程中，大家可能还记得卡伦的幻灯片上有三种颜色的区块，我们显然

将与 IRT 合作实施建议，因为以往在实施共识性政策时都是这样做的。

最终，该框架与 SPIRT 相结合将创建一个协商过程，正如本次会议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携手合作就采用哪些机制来管理在《申请人指导手册》获得批准并公布后提出的问题提供清晰和透明的意见。

请翻到下一页。

简单介绍一下流程。同样，这些都摘自最终报告。在该框架中，问题基本上被归类为运营或政策问题，然后运营问题又被进一步细分为轻微、非轻微或重大变更，而政策问题显然可以是那些需要对基于政策建议的东西进行修改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制定新政策的新问题。

所有的问题，主要是运营问题，以及对项目所做的变更都将被记录在变更日志中。所有轻微级别以上的运营问题，即非轻微和重大运营问题，都可能需要 ICANN 组织与 SPIRT 进行协商，以确定最佳推进方式，并协商拟议的解决方案。

ICANN 组织、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是唯一可以就提出的问题与 SPIRT 协商并确定管理这些问题的适当机制的实体。其他 SO 和 AC 可以提出问题，或通过组织、ICANN 董事会或 GNSO 理事会将其提交给 SPIRT。

最后，ICANN 组织和 SPIRT 将共同审核提出的问题，然后确定该问题是否会影响多个申请人，以及建议的变更是否有任何政策影响。如果确实有政策影响，我在这里补充一下，然后 SPIRT 会与 GNSO 理事会协商，或向 GNSO 理事会建议处理和解决这些政策问题的最佳且最适当的方法。

请翻到下一页。

这里有一些假设，是我们在 ODP 中提出的。这些内容也发布在了 SubPro ODP 维基页面上。聊天室里应该也有相应的链接。联络人杰夫之前已经与 GNSO 理事会分享了这些信息。幻灯片上只列出了一部分。董事会、组织、理事会或实施审核小组本身的角色和职责并不会因可预测性框架而发生变化。该框架是为了确定寻找解决方案的机制。我们还假设，没有任何问题会在 SPIRT 面前多次出现。之前的另一张幻灯片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基本上，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既定的 GNSO 程序优先于 SPIRT。运营问题和变更的解决将由 ICANN 组织管理。一旦提出了解决方案，就会与 SPIRT 协商讨论这是不是正确的推进方式。

然后是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谢谢，贾斯汀。在我们的内部讨论中围绕该框架提出了一些考虑事项。与 SPIRT 的协商过程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显然特别是当涉及到政策问题时，这可能对处理申请的时间和成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制定

明确且易于理解的标准来对问题和拟议的变更进行分类，将有助于通过框架本身推进处理速度。

我讲完了，下面交回给帕特里克进行问答环节。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非常感谢。

我们来看看一些问题。各位参会者也将有机会向小组提出问题。先从董事会、社群和组织的角度开始：如何看待可预测性框架？董事会、社群、GNSO 和 ICANN 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是什么？

艾芙丽 (Avri)，可以从你开始吗？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

首先，我得说，我说的任何话都是猜测。董事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董事会做出的唯一决定是进行 ODP，尝试用我们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复杂的设计，这个设计在代码和实施之前，我们会看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会看到它是否有用。也许它可以提高可预测性，知道当出现问题时，当事情有疑问时，当有细微差别时，我们将遵循什么样的程序。

因此，在这一点上，董事会唯一做的就是试图理解它，当我们通过 ODA 到达 ODP 的最后阶段时，就要决定这是否可行。

但是，从我作为一个设计过这种系统、建立过这种系统并最终看到过代码是否有效或者是否需要调整的人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可能会有帮助。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非常感谢。

乔治 (Jorge)，你可以补充吗？

乔治·坎西奥：

好的。也许可以从 GAC 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当然，我们将看到它是如何运作的。我可以分享一些这些年来对 GAC 来说重要的意见、顾虑或问题，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可预测性与灵活处理新一轮次开始时出现的问题之间的矛盾。我收集了 GAC 提出的所有意见，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就回答了 SubPro PDP 工作组的第一个问题。作为 GAC，我们一直强调需要灵活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该可预测性框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 SPIRT 可以增加一种工作组结构来寻找这个解决方案。作为 GAC，我们一

直非常明确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方法。同时，我们必须小心，它确实提供了一些附加价值；在这方面不会太复杂。我们知道在 ICANN，有时很容易建立非常注重流程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精简、包容和透明的。

我们还在观望中，看看这能否满足那些要求。我们也提到了董事会、组织和 GNSO 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咨询委员会。当然，就 GAC 而言，回想起 2012 年第一轮的情况，以及建立该框架的部分原因，GAC 当然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一直在提出一些想法，例如，在 SPIRT 内安排一个 GAC 代表，或者 GAC 联络人。这在 PDP 工作组中也讨论过。

我们在 2021 年 6 月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的关于 SubPro 建议的最后意见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我们提到，如果社群的任何这些部分与 SPIRT 之间有任何关于 GAC 共识性意见的对话，可能会引起 SPIRT 的关注，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在该意见中还提到，GAC 希望所有 ICANN 团体或所有 ICANN 选区都能公平地参与 SPIRT 和这个过程。

就讲到这里吧。我认为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的中间，需要看看如何才能建立起来。GAC 当然希望做出贡献，在可预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乔治。

在转到卡伦·伦兹之前，杰夫，你能从 GNSO 理事会的角度来谈谈可预测性框架吗？

杰夫·纽曼： 我想我与艾芙丽一样，要做个免责，理事会完全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 SubPro 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内容，至少这些建议是获得一致通过的。

不过，从我个人以及作为 SubPro 工作组联合主席之一的角度来看，鉴于 2012 年轮次之后变更的数量及其原因，以及你在问题中提到的原因，我们也许会在后面的一些问题中更多地讨论。提醒我一下，帕特里克，你提到了哪些相关方？我知道乔治从 GAC 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但你说的是哪些相关方之间的互动？

帕特里克·琼斯： GNSO 理事会、董事会、广大社群以及 ICANN 组织之间。

杰夫·纽曼： 好的。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包括在问题中，这实际上是制定流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申请人，对吗？这不是问题的错，而是因为 2012 年轮次和变更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它确实没

有考虑到申请人的观点，他们经历了什么，特别是在提交申请后。

可预测性框架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尝试考虑一些 ICANN 董事会、整个社群、理事会或 GNSO，甚至 GAC 都不一定或根本没有机会真正评估的其他观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申请人总是在最后面。

我们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认为，SubPro 工作组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是，收集了申请人的信息，并真正利用这些信息来帮助建立框架。我相信我会在后面的一些问题中谈到一些例子。但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你提到的各方都很重要，正如乔治从 GAC 的角度所说的，但是也需要考虑申请人，因为他们为申请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时间、金钱和资源。其中一些对这些申请人的业务或提案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更，导致有些申请人完全撤回了申请，有些则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业务模式。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杰夫。

你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给卡伦和拉斯的问题上。你能否给我们讲一个可能的情况，也许是从上一轮获得的经验教训，如何让其在可预测性框架内发挥作用。

拉斯·霍夫曼：

谢谢，帕特里克。好的。我们根据最终报告把一些想法一起放到了流程中。虽然从本质上讲，如果出现问题，由于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而需要做出变更，领导执行这个流程和项目的 ICANN 组织将开始确定我们将其视为运营问题还是政策问题。然后，我们可能会开始讨论，特别是，如果是运营问题，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合适的。之后还会与 SPIRT 协商，看看他们是否同意，a) 这是运营和/或政策问题；同时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分类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将其视为运营问题，那么是轻微的、非轻微的，还是重大的。如果它是运营问题，我们将与 SPIRT 合作，最终确定解决方案。然后，我们会实施它并记录在变更日志中。

如果它是政策问题，那么 SPIRT 将在内部进行协商，看看他们可以就最适合解决该政策问题的程序或现有 GNSO 程序向 GNSO 理事会提出什么建议。显然，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有几种方法：EPDP、PDP，还有 GNSO 指导流程，即 GGP。然后，GNSO 将在其内部和广大社群内开展工作，酌情制定政策，完成后便会予以实施或纳入该项目。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卡伦，请讲。

卡伦·伦兹：

谢谢。我想补充一点，关于人们一直在分享的各种观点，这个框架在某些方面似乎非常复杂，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和许多不同的可能结果，但我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我们在可预测性方面拥有的唯一工具。PDP 工作组花了很多时间来定义流程，界定标准，讨论细节，以便我们能够在申请期开始之前弄清楚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你问组织的作用是什么，我想其中一个作用是，随着我们继续推进相关思考，我们将在所有力所能及的领域建立可预测性。

如果我们做对了，那么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框架的次数不会很多。我们认为，我们并不希望每周使用它，而是需要它来为我们提供资源，在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时，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清晰的方向。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

根据你们对框架的理解以及卡伦和拉斯提出的例子，预计该框架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最终目标，也就是可预测性？

艾芙丽，可以从你开始吗？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可预测性的第一点是我们知道要采用什么样的流程。即使所有工作都完成了，所有事情都做出了决定，也一定要保持警醒，假设该流程实施了，建立了一个结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让自己处于杰夫所暗示的那种情况，即在问题出现时，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所以，董事会当时接手了这件事，并结合各种机制来努力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问题出现了，并且可以被理解等等，那么除了卡伦提到的所有其他工具之外，还有一个工具可以使用。在我看来，这就是可预测性的第一步。它并不能预测这个过程的结果。这取决于所有其他方面。但我认为，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

帕特里克·琼斯： 乔治，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乔治·坎西奥： 谢谢。基本上，我同意艾芙丽刚刚说的。我认为，将该流程和结构编成书面文件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同利益方之间保持良好和开放的沟通渠道。

有些部分可能涵盖在该过程中，有些则没有。例如，如果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变更请求或一些变更，正如我之前所说，让该咨询委员会参与这个流程很重要，即使该流程中并未明确涵盖相关问题。但可能最重要的是，除了为可预测性框架提供这个流程之外，还要建立信任，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在社群的不同部分之间创造信任。至少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在 2012 年的情况非常不同，当时我们在社群的不同重要部分之间采用了非常孤立的方法，这也导致了許多新出现和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些情况通过与组织和董事会的直接对话得到了临时解决。

因此，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最重要的因素是社群不同部分之间的信任。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非常感谢。

远程参会者在 Zoom 中提出了一些问题。贾斯汀，请你读一下，好吗？

贾斯汀·何：

第一个问题来自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由谁来决定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是否相同？有许多灰色阴影。

帕特里克·琼斯： 卡伦，请讲。

卡伦·伦兹： 你好，玛丽塔。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问得好，我们在制定假设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一旦将一个问题提交给 SPIRT，就不需要再提交同样的问题。问题是我們是否一致认为它是相同的。

基本上，这个流程规定了我们作为组织可以向 SPIRT 提出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复问题，已经被讨论过了，那么我们会说，我们以前处理过相同的情况，然后他们会确认这不是相同的，如果他们认为不同，就会继续进行讨论。所以这就是处理过程。

帕特里克·琼斯： 杰夫？

杰夫·纽曼： 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多了解一点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是很好的。我同意卡伦说的一切，但我还想补充一下，SPIRT 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一个申请中出现的问题，对吗？它实际上是要研究适用于多个申请的更系统化的问题。

我不确定会出现多少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想如果有几个申请都出现了问题，那么就必须要去看一下。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泛泛而谈，如果有两个申请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其他申请也会出现，这就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影响了多个申请。但如果它只影响了一个申请，我不认为 SPIRT 会去研究它。至少在我看来，这与 SubPro 工作组其他成员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冒失，如果我错了，任何人都可以上来提出不同的观点。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始终是，这不是申请中的问题，而是整个流程本身的问题。

帕特里克·琼斯：

克里斯 (Chris)，你可以补充吗？

克里斯·巴尔：

好的，谢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同意杰夫和卡伦所说的一切，但我突然想到，当我在这里说话时，已经上演了一场帽子戏法。我希望我们能想出办法，在运营上尽可能减少对我们在这些流程中所做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我真心希望看到大家专注于这些分类标准。我们谈到了运营与流程，非轻微、轻微和重大影响。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这些进行分类，希望能提出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来理解为什么

我们会认为某件事与之前出现的问题相同，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出现分歧。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

第二个问题也来自远程参会者。

贾斯汀·何： 这个问题是由桑塔努·阿查里雅 (Santanu Acharya) 提出的：理事会是否也在研究收费结构？是否有可能通过降低收费结构来帮助许多非营利性组织？

帕特里克·琼斯： 卡伦，有请。

卡伦·伦兹： 好的，大家好。谢谢。谢谢你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如果有一个申请流程，是否正在研究收费结构。PDP 作组的最终报告确实包含了关于制定申请费用的收费结构建议，也包含了关于申请人支持的建议。因此，这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在运营设计阶段根据报告中的建议正在进行的工作。

本周的 GNSO 理事会会议可能会讨论理事会或 GNSO 如何处理申请人支持问题，从而提供一些额外的指导。也许杰夫想补充点什么。

杰夫·纽曼：

是的，没错。我补充一点，GNSO 理事会会不会参与制定费用或之类的工作。最终报告中的建议实际上是关于 ICANN 组织该如何确定费用的指导和政策。这有点公式化，不是说我们认为价格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实体应该获得此类折扣。这些本身并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想为 ICANN 组织提供指导，该组织最终必将弄清楚整体项目成本，这是 ODP 流程的一部分，然后根据其申请数量的评估，弄清楚如何制定申请费用。就此而言，GNSO 理事会或社群最终也不会参与其中。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贾斯汀，我知道有些人举手了。你想如何处理？

贾斯汀·何：

有一个人举手，是尼廷·瓦利亚 (Nitin Walia)。我将允许你发言，你可以取消静音麦克风。

你可以说话了，但你的麦克风还处于静音状态。

帕特里克·琼斯：

也许可以换下一个。

贾斯汀·何： 还有一个人举手，他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现在你可以发言了。请取消静音你的麦克风。

帕特里克·琼斯： 实际上，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可以到麦克风前面来。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大家好，你们有口译吗？非常好。非常感谢。

我叫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试试这种新的气氛，在这里组织工作相当复杂。但我有两点意见。首先，当我们谈论可预测性和集体工作时，首先想到的是新一轮申请何时开始。将在什么时候开始？这就是可预测性。当然，如果有一个结构可以用于解决一些问题，是否也会利用这个结构来解决自上一个项目以来积压的问题？

帕特里克·琼斯： 非常感谢。我不确定 —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我来回答。

很高兴听到你的问题，也很高兴见到你。

拉斯·霍夫曼：

很高兴听到你的问题，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将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即是否有框架来解决上一个轮次的问题。我认为基本上这取决于问题是什么。如果该问题也会影响申请或下一个轮次的整体流程，那么 — 我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假设 — 该框架也将被用于下一个轮次，以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剩余的问题。

就下一个轮次何时开始而言，杰夫谈到了如何制定收费结构是 ODP 工作的一部分。同样，我认为要确定一个时间表，即我们预计实施工作何时能够到达某个目标，即可以公布《申请人指导手册》并开放申请窗口，这也将是 ODP 工作的一部分。但我必须说，显然我们将尽可能努力工作。很少有比未来更难预测的事情。不过确实，这将是 ODA 工作的一部分。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杰夫。

杰夫·纽曼：

对，我同意拉斯说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提醒大家关于可预测性框架的另外一点。SubPro 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不仅谈到了一个轮次及其之后尚不确定的审核期，而且还提到了一轮又一轮，没有这些漫长、不确定的十年间隔，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因此，SPIRT 团队的一个潜在作用是，塞巴斯蒂安提出了关于查看前几个轮次的问题。显然，对于下一个轮次，希望 SubPro 团队能够查看所有之前轮次的问题，并尝试为即将到来的轮次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但对于此后的几轮，由于没有设想中间有审核期，SPIRT 团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帮助解决在上一轮中出现的，当时不一定能解决，但又可以为下一轮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用塞巴斯蒂安的问题来说，这种可预测性模式是 — 我不会说可以完全替代审核，但它是一种在进行审核时为下一轮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帕特里克·琼斯： 艾芙丽，你来说说。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如果这一轮通过了，建立了这个工具，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工具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对过去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使用一个不存在的工具，这个概念是难以想象的。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地把它放在杰夫之前所说的背景中去看。它正在研究未来的系统性问题，不一定是过去的系统性问题，在建立下一个系统方面，这些问题是 PDP 所关注的，也将受到组织和 IRP 等各方的关注。

因此，它不是一个适用于一切的工具。我不认为这个工具可以用于一切事物。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

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该框架旨在为申请人、社群和 ICANN 组织提供更多透明度。你们能否谈谈该流程可能如何帮助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

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范围相当大，拉斯，你先讲。

拉斯·霍夫曼：

谢谢，帕特里克。我试着说一下。

我还在聊天室中看到了几个问题，我可能也会顺便回答一下。

该框架不是为了做出预测或做出影响未来的决策，无论是未来轮次，还是其他事项，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流程，对现有的项目和程序进行修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一种展望未来和积极主动的工具，而是要确保申请人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轮次可能产生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申请。显然，如果按照最终报告的设想，有不只一个正在进行的轮次，那么这些变化很可能会对未来的轮次产生影响。

对于帕特里克关于合作的观点，我认为这也涉及到卡伦所说的内容。我们希望能与实施审核小组和 IRT 一起，以一种使该项目本身更加可预测的方式来建立该项目。《申请人指导手册》(AGB) 显然将以更加可预测的方式规定从申请到授权后的流程。如果出现问题，无论是申请人的原因，正如杰夫所说的，还是其他需要改变的外部因素，我们基本上都会与 ICANN 组织团队、社群和申请人建立一种合作文化，共同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为这一轮以及未来的潜在轮次提供可持续性。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拉斯。

乔治，你能说说吗？然后再交给克里斯，最后是杰夫。

乔治。我想了解你对通过可预测性框架来建立信任的看法。

乔治·坎西奥：

谢谢。好的，基本上又要回到了我之前所说的。将其编成文件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但之后我们必须添加更多细节，并在出现问题时真正听取对方的意见。

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讨论是非常抽象的，但我们可以想象，问题可能类似于我们在上一轮中看到的情况，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将其纳入到建议中，但希望在《申请人指导手册》中尽量少用这个可预测性框架和 SPIRT。

最后，我认为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倾听此类新问题所涉及的每一方的担忧。该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引导问题的方式。正如建议中所说的，首先它只是引导问题；而不会提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将由社群的不同部分根据其角色和职责来寻找。

谢谢。

帕特里克·琼斯：

杰夫，我不是有意让别人在你前面讲的。你能下一个讲吗？

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我想补充一点对信任的看法，我看到有很多人都经历过 2012 年那一轮。在过去十年里来了很多新人，这很好，但我看到有一堆是申请人，所以他们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于制定这个流程的总体原因，如果有人今天只是看到了，并没有参与过上一个轮次，可能会觉得这非常官僚主义。似乎非常多余，会想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你们可能会想到更大的政策问题，比如你们可能听说过的封闭型通用域，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敏感字符串的问题。但是，作为申请人，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发生了变化，从运营的角度或只是从非政策的角度来看，虽然当时人们知道，但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

所以，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没有可用于处理它的流程。当这些问题出现时，申请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正如艾芙丽所说的，ICANN 董事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与董事会合作的工作人员也想出了一些办法，但根本没有征求社群的意见。毫无透明度可言。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我可能勾起了一些人的噩梦，《申请人指导手册》最终在 2011 年 6 月定稿。那时也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但在指导手册中，有一条规定是，将有一个机制来优先处理批量申请，我认为这是以技能为基础的。它非常开放。当时是在 2011 年 6 月。

ICANN 不得不提出一些基于技能的东西，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Digital Archery（数字射箭）的方法，并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获得了批准，这已经是在最终版指导手册发布的九个月之后了。已经有人在提交申请了。当时 — 我将谈到第二个例子 — 距离申请提交截止时间大约还有十天，也就是 ICANN 发布其 Digital Archery（数字射箭）提案的时候。

所以，事情就发展成了现在这样。人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缺陷，有些人向 ICANN 指出了这些缺陷；如果这些人知道 ICANN 真正考虑的是什麼，他们就可以像 SPIRT 工作组那样指出这些问题，而不会让董事会在 3 月份通过一项接受 Digital Archery（数字射箭）的决议，然后在 6 月份，即 6 月 23 日，由于人们已经知道问题是什麼，这项决议被迫暂停，一周后就被放弃了。后来一直到 2012 年 11 月，才最终确定了拟议的优先级抽签。

让我算一算。18 个月，它是在 12 月实施的。所以从起草最终版指导手册到提出最终应用的内容花了 18 个月。

这是一个例子，希望 SPIRT 团队是成功的，并得到那些至少被视为专家的成员的认可，ICANN 可以与该团队合作，在最终确定此类流程之前，了解其中的一些影响，对吗？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我相信，以后还会讲到其他例子。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杰夫。好了，本次会议快要接近尾声了。卡伦，可以交给你来做最后的发言吗？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会议。

卡伦·伦兹： 好的，谢谢帕特里克，也谢谢大家的问题和意见。

我们谈到了 ICANN 社群内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其中包括申请人，正如杰夫一直提醒我们的那样，但我认为范围还要更大。比目前的 ICANN 社群还要大。我们正在建立这个与大家息息相关的项目，希望能够支持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因此，我们越是能够制定一个简单明了、可预测的流程并拥有应对变化的工具，我们就越是有利。

最后，我想说，我知道我们没有时间了，但如果有人还没来得及提问，或者有更多问题或意见，请与我们联系。这一整周我们都会在这里。我们将在这里待一个星期。

非常感谢。

帕特里克·琼斯：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